

一个空心村的命运沉浮，一幅浓缩版的乡土中国
一个记者的乡愁，一个时代的忧思

大国空村

程明盛 著



大国空村

程明盛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国空村 / 程明盛著. —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668-1558-3

I. ①大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7523 号

出版发行:暨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总编室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(邮购)

传 真:(8620) 85221583(办公室) 85223774(营销部)

邮 编:510630

网 址: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策 划:余 丛

策划编辑:杜小陆

责任编辑:马昭雯

责任校对:李林达

排 版:中山市人口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9.75

字 数:240 千

版 次: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7 月第 1 次

定 价:32.8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自序：一个村庄的乡村命运

1967年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一部《农民的终结》，预言“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”，1984年再版时肯定“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”。被誉为加拿大最好专栏作家的桑德斯以一部《落脚城市》，记录了“最后的人类大迁徙”，尤其是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，预言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。

眼下，在城市率达到54.77%的中国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，正以一天大约消失80个到100个自然村的速度，将许多人的乡村记忆连根拔起。又在城市繁荣之后，将乡村落寞抛给留守者，留下一声家园不再的时代慨叹。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疾呼守护传统乡村：“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，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。”

1994年随大潮“麻雀南飞”的我，与家乡聚少离多，偶尔的还乡也是匆匆而过。

直到2011年的一次家乡行，从珠三角回到千公里之外的江汉平原应城市郎君镇老家，行车记录里从村口到村中央一段2分半钟的视频里，没有出现一个人影，一种家园即将消失的恐慌突然沉重袭来！我

的家乡会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走向消亡吗？我能为即将消逝的村庄留下点什么？

从此，我以不同方式与家乡建立联系，不断追寻乡亲行踪，在乡亲集中的城市探访故旧，试图描摹一个村庄的轨迹。4年里，我利用年休假4次回到故里，终日游走在杂草丛生的村庄，穿行于田间地头，与相遇的每一位乡亲闲聊，并用镜头记录村庄。

为了叙述的需要，我的村庄就以程湾相称吧。

—

当年，我义无反顾地辞去家乡机关工作南下“赶海”，怀揣新闻理想，至今以新闻为业。

20多年记者生涯里，我一直忙碌地捕捉着改革开放前沿的光荣和梦想。到广东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《风雨无阻民工潮》，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。

在迎面走来父老乡亲的异地他乡，在与乡亲一次次不期而遇之后，我知道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背景下，自己身处的珠三角，和长三角、环渤海湾一样，作为人口输入地，正在享受成群结队的离乡背井者带来的人口红利，创造一个个野鸡变凤凰的财富神话。而与自己家乡一样广袤的内地农村大地，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下的人口输出地，正在咀嚼人去楼空的“空心”，感受家园不再的落寞和痛苦。

我们提着笔杆子进城，以文字书写世界大同、城市美好，却有意无意疏远了自己的家乡，疏远了那方沉寂的土地，淡忘了那些曾经朝夕与共的乡邻。当激情的文字肆无忌惮地为城市挥洒时，乡村的落寞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凉，我们常常假装听不到。无数个没有星月的夜

晚，我们在反躬自省中寝食难安。

至今，许多乡亲还像我当年一样，义无反顾地投奔城市；新生的一代则像我的孩子一样，畏惧乡村蚊蝇乱飞、蛆虫蠕动的茅坑，厌恶家乡的遍地泥泞和荒草封路，拒绝回到父母生长之地。

作为记者的我，对家乡是有愧的！不仅因为曾经背弃家乡的决绝，更因为长久以来对家乡的情感漠视。

二

在看够了城市浮华和乡村落寞后，我不能不套用狄更斯《双城记》里那句经典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”，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·吐温 1873 年描绘的《镀金时代》。是的，我们同样在见证一个时代！

感谢上帝，因为远离城市、偏居一隅的缘故，我的村庄还没有“被上楼”，家乡的田园还郁郁葱葱，家乡的不少房子还保留着原貌，更重要的是，家乡的老人还在以乡音呼唤自己的小名。如果能够留住时光，我希望家乡和家乡人不要再老去。

在万籁俱寂的夜晚，在蚊虫叮咬的村屋，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老人身边，听他们讲家乡的如烟往事，听他们回忆儿时的点点滴滴，听他们感叹这个不愁吃穿的时代，听他们唠叨落后村庄的种种不幸。

尽管家乡的孩子相对陌生，尽管家乡的新媳妇相对无言，只要村庄还在，只要村屋废墟犹存，只要家乡老人健康，我就有足够理由一次次回到家乡。因为那里有自己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少，那里有自己一生涂抹不掉的人生底色，那里是自己生命的摇篮、人生的港湾，那里包容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，倾听自己一声声沉重的太息，抚慰一个个囊中羞涩的疲惫游子。

若到了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那一天，当村庄里那些熟悉的面孔、熟悉的乡音已经不再，我们就成了自己家乡的陌生人，那个村庄可能就不再属于自己。

赶在家乡消失之前回乡，可能成为几代人的共同心声。我们听得到游子近乡情怯的怦怦心跳！

三

当思乡的闸门一夜打开，回忆就像上涨的潮水浸漫开来，一时间连自己都猝不及防。就像熊培云在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里感慨的，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。

不过，真要记录自己的村庄，心里不免发怵。因为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村庄中，自己的村庄寂寂无闻，既不像小岗村一样开农村改革之先河，又不像丽江古城一样美得令人流连忘返，更不像翠亨小村一样孕育一代伟人。这样一个仅有四五百人口的江汉平原村落，既不靠城市，又远离改革开放前沿，没有名山大川等先天性旅游资源可以利用，也没有可以提振家乡的巨贾名流，平庸得乏善可陈。但就是一个寂寂无闻的村落，代表了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生态，可以成为探究中国 30 多年城市化大迁徙的人口迁出地样本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留下了自己几十年完整的乡村记忆。只要闭上眼睛，那些逝去的日子，那些逝去的生命，就会飘荡在自己眼前，为自己讲述村庄的前世今生。

4 年乡土调查发现，这个正在凋敝的村庄，以诀别式迁徙后的内部瓦解，以亲酬定律、乡酬定律下的异地重构，呈现出一幅浓缩版乡村命运图，留下一个时代的“中国乡愁”。

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歌颂，但当下村庄里更多呈现的是哀伤，一

个个生命在这里与世界作最后的告别。衰草遍地、残垣断壁的家乡，更需要被时代记住的是他们守住的最后炊烟，更需要被社会听到的是他们沉没的声音。乡亲会在镜头前，把你当作拯救命运的救命稻草，把你当作政府派来的使者。可我们只能在来去匆匆间，让他们呼吸外面的空气。

我想用一本书告诉人们，每个人的村庄都是自己心中的中国，每个人的村庄都值得让世人记住。因为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悲欢离合、恩爱情仇。若干年后，当人类真如桑德斯在《落脚城市》里预言的，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，至少我们能以一个个村庄的记录告诉后人，我们曾经这样与村庄依依惜别！

四

不少朋友问我，为什么要写自己的村庄，那里有不可触碰的隐私，有许多人的童真梦幻，一旦写出来，就泄露了许多难以见人的羞惭，打破了美丽的怀想。

我纠结很久，要不要让自己的村庄像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，无声无息地走向消亡？这是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，这里有我们烂泥地里的童年。我们在贫穷与饥寒中长大，留下许多饥饿的记忆，靠着乡邻和亲朋的接济，一起度过最难熬的岁月。

那些声声喊着自己乳名的乡亲，曾在父母辛勤劳作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，让我们淘气在他们的视线之内，他们看着我们在草垛间安然睡去，他们不厌其烦地唠叨我们还听不懂的事情，他们以夸张的言辞鼓励我们的乖巧聪明。可如今，这些乡亲正在老去，一次不期而至的相见，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告别。许多人不曾留下一张影像，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我们和他们只能隔着一堆黄土，再不能见。

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农人，终究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，乡亲似滚滚洪流盲动入城，来不及留下一个电话，就从村庄的记忆中消失。上回留下的电话，也被再次的流浪偷走。待他们再回家乡，也许是一个口不能言、身不能行的垂垂老者，可能只是一个叶落归根的苍凉结尾。

站在满眼废墟的寂寞村庄，我们在心里呼唤，乡亲们去了哪里？我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：他们是否曾经在村庄停留过？

当岁月无情老去，我们总想抓住岁月的尾巴，找寻失落的乡村记忆，其实就是找寻自己失落的青春，找寻曾经的岁月温情。

他们都曾经鲜活地存在，在乡村舞台上表演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表演自己的成功浮华。纵然已经离开村庄，他们也会在某个恰到好处的时点，回到乡村舞台表演自己的衣锦还乡，这是乡村教给他们的荣辱尊卑。

但乡村舞台下缺少观众，就像沙漠里难寻绿洲。他们在一方寂寞的土地上顾影自怜，世界往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

可他们真切地在这里存在过，就算离开很久，他们的心也总在家乡游弋。

我们从这里走出，曾经以“穿草鞋还是穿皮鞋”的自我激励，在乡村的油灯下，挣扎着鲤鱼跳“农门”，在城市的大门外，把自己撞得鼻青脸肿。再回首，家乡却已物是人非。

带一本书还乡，正在成为自己最深的乡愁。我想用心记录村庄的过去和现在，告慰曾经朝夕与共的乡亲。我想让村庄和乡亲在笔下、在镜头前鲜活起来。我想让他们笑，让他们哭，让他们放声歌唱，让他们留在历史的幕布上。

2015年4月4日

目 录

- 001 自序：一个村庄的乡村命运

梦回家乡

- 002 我曾经背弃村庄
007 再回故园物是人非
012 重新发现家乡
017 程湾的前尘往事

乡村镜像

- 024 灌了河水的秧苗大多枯死
029 麻将桌上的乡土中国
033 归乡路上的“人情劫”
037 我们的校园被时代淹没了
042 父母的故乡不是我的家

046 乡土随乡村大戏一起谢幕

村庄群雕

- 052 空巢家庭：相距百米两位老人一周内相继自杀
- 057 老耕家：人工再上涨种粮可能不赚钱
- 062 留守孩子：学生只有高峰期五分之一
- 067 跳“农门”族：最后悔的是花钱买了户口
- 072 乡情圈：第二故乡的聚散离合
- 077 新女性：乡村女性的变化
- 082 求职族：从民工“搵工难”到大学生就业难

城市化路径

- 088 端阳：一个汉正街之家的命运沉浮
- 094 小海：从小货郎到“西南日化王”
- 100 华生：开飞机的他开着小车回乡
- 105 军军：入伍落空的18岁青年离家出走
- 110 夏平：农家小屋藏职业期货投资者
- 116 肖平：把网吧开到深圳北站附近
- 121 大尧兄弟：从搬运工到家电代理商
- 126 习华：13万买中拆迁房赚了近百万
- 131 春伯母：被女儿婚姻改变的家庭命运

城乡碰撞

- 138 木兰：从沈阳工地九楼摔下获赔30万
- 143 新生：一家三口三年走不出传销梦

- 149 小峰：腊月廿六天上掉下 170 万拆迁馅饼
154 德德：忙了 30 年的小生意一停就是一年
159 宽窄：两口子连续两天遭遇车祸
164 丁当：交了 3 年的社保是不是没用了
168 盼盼：网购的劣质热水器泡了婚房
172 毛婶：异乡车祸撞出城乡 3 倍差距

都市屋檐下

- 178 良哥：20 多年黑户想恢复户口
183 丹夫：谁知建筑工万元月薪背后的艰辛
188 享文：小学毕业的他在一所知名大学工作
193 安迪：儿子在武警部队当了“逃兵”
198 月生：我这“胶囊旅馆”恐怕开不长久
203 腊子：一个装修项目，公司拿走 36% 装修款
208 爱华：缺席小儿子的春节婚礼
213 复华：终于说服儿子跟着开麻辣烫店

乡村行为逻辑

- 220 老支书：带着 30 多人闯了市委大院
224 萍儿：货车停在家门口惹来一场亲戚官司
229 桂桂：两次惊人巧合的车祸
234 胡生：村里第一种粮大户被撞身亡
238 金平：住了 27 年的老宅哪里舍得拆
243 安可：我这一生毁在了装卸公司

守望家乡

- 250 村支书：背负 40 多万村债一筹莫展
- 255 权哥：从政协委员到上访户
- 260 冬生：从走投无路到纳税的开发商
- 266 丽人：回乡创业，就想离孩子近一点
- 271 喜叔：一个单职工的田园梦碎了
- 277 么哥：还住在 40 年前的泥坯房里
- 281 么叔：脚裹厚纱布，卫生院清洁工作还不能撒手
- 286 雄鹰：投资家乡回馈乡亲
- 292 结语：致终将消逝的村庄
- 296 后记：这本书是村庄为我写的

梦回家乡

回到儿时的村庄，面对垂垂老去的村邻和摇摇欲坠的村屋，许多游子不由自主地黯然神伤，家乡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！一个农业大国的城市化，不仅抽走了乡村劳动力，更致命的是抽走了孩子，留下一座座空村，成为城市化中国的祭品，发出盛世中国的乡土诘问：我们的乡愁将何处安放？

我曾经背弃村庄

有一段时间，我曾经背弃落后的家乡。

20多年前，我还在家乡孝感市教育机关工作，村里偶有乡亲登门拜访，自己觉得算个村庄名人。1992年，镇上征用村里土地兴建三屋泵站，给了村里部分农转非指标，这是那个时代村里人梦寐以求的事，许多年轻人获得了指标，条件相当的大弟弟却被排斥在名单之外。我找村干部理论，想知道指标分配标准，可村干部一句话将我噎了回来：“你们三兄弟已经有两个考学出去了。”我知道这是歪理，我们考学靠的是苦读，何况小弟弟的自费中专花了几千块钱报名费。但那种“爱上哪告去”的蛮不讲理，让我明白了，村庄不是说理的地方。

1998年，我离开家乡机关南行已经4年了。一个夏日的晚上，家里打来电话说，大弟弟因为过去超生的事，被抓到镇里关起来，逼着要交3000块钱罚款，怕他在里面挨打，想我筹点钱回去。他们在电话里最委屈的是，村里同样情况的人没罚，可能看我们家有人在外面，就拿我们开刀。从家人的叙述中，我知道大弟弟第二个孩子是被捉去引产下来的，按说已经落实了计生政策，不用罚款，之前一年却被罚了400元，当时说好以后不再找了，不料这次又找上门来。末了，父母叹息一声：湾子

里住不下去了。”

那时，年届六旬的父母经人介绍，到我曾工作的孝感市的运管处当起门卫，一次次被村里追讨提留统筹。

2000年春节前后，我偕新婚的妻子回了一趟双方老家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对方父母，第一目的地湖北，第二目的地才是浙江。

飞机晚上9点左右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，把我们从广东的暖冬投进湖北的严寒，妻子裹上厚厚的羽绒服，将脖颈系上长长的围巾，羽绒帽将头脸蒙住后几乎只剩下一双眼，仍不住地喊冷。我猜想妻子是因为陌生而心生畏惧。

开“面的”的姐夫早早迎候在机场，我们步出机场，姐夫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装进车厢。我们的车没有奔向老家应城，而是径往父母工作的地方。门卫需要365天值守，春节也要有人留守。

我细细打量起父母的工作生活地。这是一间八九平方米的门房，吃住都在里面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油烟的味道，墙面和桌子尽管经过精心打扫，但难掩常年煤烟熏染后的灰黑。我有点难过，离开家乡6年了，没能给父母安置一个窝，还要让他们在城市里起早贪黑，给家庭分忧。

夜已经深了，我和妻子住到了当地的孝感宾馆。那是我当年在机关办公室工作时，经常安排会务、接待客人的地方，距我当年的工作单位和宿舍只有两三百米距离。只是没想到，有朝一日，我在自己工作5年多的城市，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单位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小房间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还是姐夫开车，一家人回到了熟悉的村庄，那里住着大弟弟一家四口。村庄以带点惊喜的热情迎接我们，隔壁邻居、伯父伯母、叔叔婶娘，还有探头探脑的孩子，一拨拨地拥进房间，为的是看一眼初次登门的新媳妇，吃一口迟到的喜糖。不断有人过来邀我们去家里做客，实在吃不下了，乡邻就送来不少土鸡蛋，算是对没有招待的弥补。

妻子很快感觉到对村庄的不适应。先是穿着皮鞋的我们，在霜冻后泥泞的村庄里，走几步就步履沉重，因为鞋底拖着沉甸甸的泥，甩也甩不掉。更让妻子不适应的是，家里没有厕所，只有茅坑，妻子也许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茅坑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这厕所太可怕了，居然是两块木板搭在茅坑上，踩上去颤悠悠的，如果这木板条子断了，人就掉粪坑里去了。”

看得出妻子的眉头越来越紧锁，但一直在努力克制着。送客的间隙，我提出到田间地头走走。

在没有村人出没的田头，妻子终于情绪失控，一个电话打给已回舟山的小姨子，带着哭腔哀求：“你一定不要跟我老公的弟弟谈恋爱，一定不要嫁到这个村子来，这地方没法住。”

到这时，我才确知，弟弟跟小姨子恋爱了。几个月前，我们结婚后，把多出来的两个房间让给了他们，没想到成就了一段地下恋情。

我在曾经工作的孝感没了小房间，如今连乡下的大房子也惹人生厌，而白发苍苍的父母还要在这里度过余生。一股内疚感油然而生，我想让亲人离开村庄。

当晚，一个没有预兆的家庭会议召开了，话题由我挑起，没有跟妻子商量，似乎就做了决定：在孝感买套房子，旧房子也行。我依据当年在孝感和应城得到的二手房信息，预计的价格是6万元，由我出大头，约4万元，大弟弟筹2万元。谢天谢地，妻子没有对我的慷慨提出异议。

当年，家人以超出预算的价格，分期付款在孝感买了一套三居室，简单装修后，全家移居孝感，从此告别村庄。侄子从村小转学到孝感，侄女后来到城里上了小学；大弟弟考取驾照后，经姐夫介绍做了“面的”司机。

又是一年过后，我和弟弟的孩子相继降生，父母来到我们工作的城